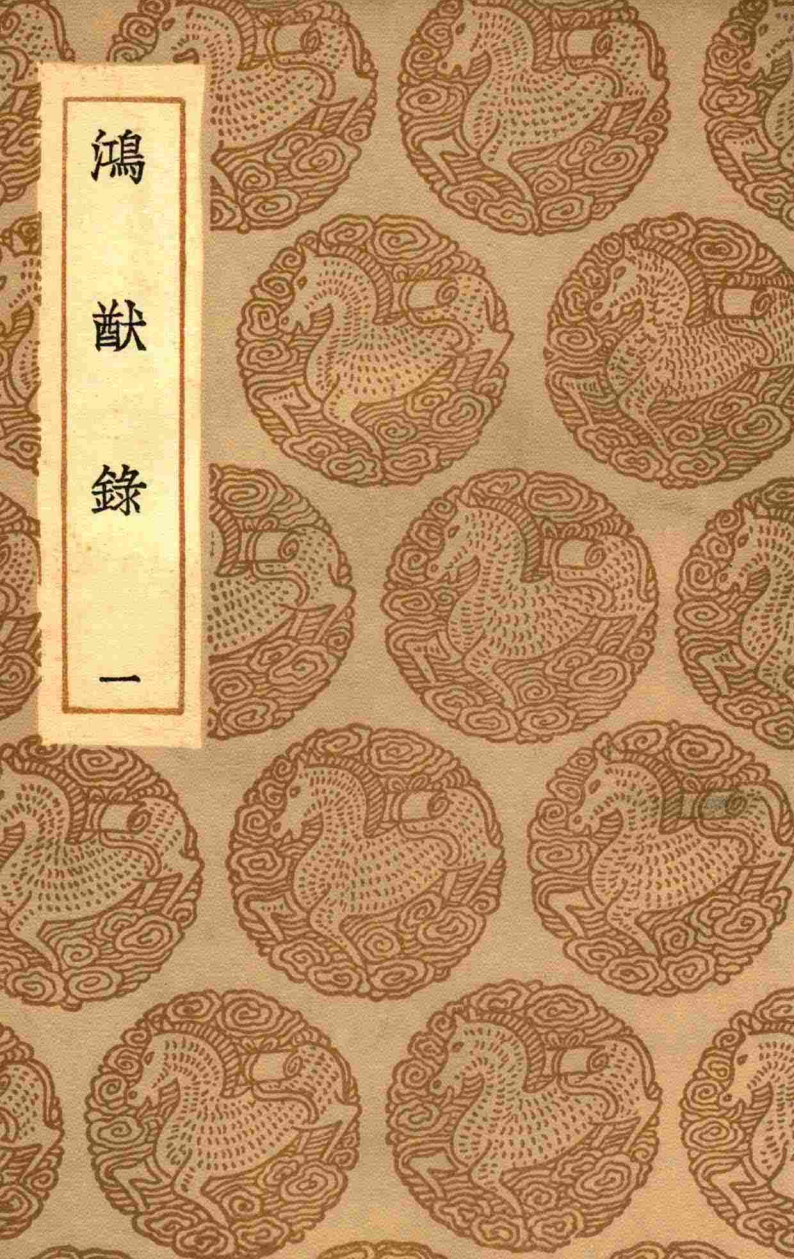


鴻

猷

錄

一





鴻 猷 錄
(一)

高 岱 撰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七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他日欲取讀古書乃宦邸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顧學宗周禮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 國朝往謀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實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太祖之開創丕基我 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蠻夷囊括二百年間得其可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離薶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符吏錄而為帙錄既成竊有感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下一統可謂宅中畜大長治久安古今所希觀也而承平之世曩孽易萌姦宄草竊時政有之益未有十年不試兵革者

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前事之訓親守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蓄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也錄之豈獨為識往已哉遂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寡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高岱譔

鴻猷錄目錄

第一卷

龍飛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頤忠烈

宋事始末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第四卷

克張士誠

平方谷環

平陳友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戡定關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慶州寇

巳巳虜變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兩廣蠻

第十二卷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平河北寇

第十三卷

勦平蜀盜

典復哈答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柳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撫定大同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再定大同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勦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紀錄彙編卷六十七

鴻猷錄卷一

高岱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

生四子長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

淮王俱無後 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

衣象簡跪丸藥燁然有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

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

且日多走視之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戊辰九月

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羅水上漂之遂

取為衣襦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中時時有

異光迫視之無所見 帝生數日病不飲乳 仁祖

出來醫歸見一僧坐於門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

夜子時自飲矣 仁祖稱謝既入僧忽不知所所在半

夜果愈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慶為僧 陳太后

不欲也至正甲申疫癘大作 仁祖 陳太后俱不

祿鄰人劉繼祖與地堊之 按地者舊刊張某而闕

其名偶同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追贈劉繼祖為義

惠侯誥歸其獻地功系之天潢御牒大明實錄謨烈

輯遺憲章錄吾學編諸書皆同近見劉氏家傳尤悉

地卽今鳳陽 皇陵劉氏孫世列太常見職祀典經

九代矣此歷歷有據故云張某當是作者未之深考

茲為改正云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歿歲早蝗吁

眙王徙他境未幾亦歿 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

汪媼識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媼為具少儀物得禮寺

僧高彬為師居寺再閱月多奇徵衆頗異之亡何寺

主僧以歲儉乏食遣徒衆各散去 帝乃出遊江

淮西歷金牛東抵光息北至穎川靈道中病見二紫

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陷麻湖中有群

兒謹云迎 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穎斬黃盜

起韓山童始倡亂山童祓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

林兒侵掠汝靈光息等颍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

皆強盛定遠郭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

內氏日望官兵救不至及元將徹里不花率三千騎

至偕守臣營城南三十里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

絳繫首目為益獻俘請功官居民始大懼多謀入城

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益堅官軍日肆掠不已 帝

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破掠甚怒乃以瓊禱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致當以陽報守不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投攻皆陰帝乃祝曰豈欲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復陰之致投果復陰帝又祝曰倡義事凶予甚惡願求陽攻以避難攻則仍陰更祝投之乃一攻卓立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三月初一日入濠城至門守者執之而破創良久以帝見郭帥遂委身行伍居兩月得爲親兵以孝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之麻李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住率衆奔濠州脫脫命其將賈魯追圍之彭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爲所制一日彭趙執郭下獄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有難可不赴耶遂入其家爲營校明日彭趙開釋之祭已春元將賈魯歿兵者散去濠城圍解時帝在郭甥館乃出城于里中招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宮鎮撫冬彭趙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變驟濠衆帝度不可振乃說郭元帥以兩收兵遂棄所部數百人獨率壯士徐達等二十四人辭出畧定遠濶滁和矣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讓不免歟德焉至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子謂得

國之正也而秦亦世爲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虐民其帝天下可也卽漢高不爲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汝漢入主中國此亘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羣族皆可起而逐之况我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而起豈不名正言順迥出湯武漢高上耶故其祭元初主之文曰予取天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爾失天下棄爾朔漠之所本無卽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信不誣哉其聖子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

集師滁和

上旣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祭已冬出濠城南畧定遠有衆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聞上將至欲以衆從上聞之曰機不可失也選壯士費聚等數騎從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曰來者何爲上使使答曰來與主帥議事耳王者請屏騎從上下馬前渡水徑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囊爲贈帥獻牛脯許以衆從之相與申密約上還恐其不決督聚侯之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上卽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討取之得壯士三

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衆八百餘人結寨於定遠
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集兵爲元攻
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衆二萬屯柘澗山六
月 上命花雲等率衆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時吳
復馬國用丁德興皆集衆保鄉里聞 上畧地至定
遠界各率所部歸附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
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所部下百人先乘之一鼓
卽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 上畧定遠兵至數萬人
軍聲頓振豪俠響應七月 上率衆往取滁州以花
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
忍敵乘之雲乃提劍躍馬衝 上直衝敵陣過之敵
驚視不敢禦曰黑將軍身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
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馬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
正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姊曹國長
公主卒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禎走亂軍中至
是聞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屬 老慈
皇后俱子畜之時郭元帥在濠州爲彭越二帥所制
挾之東徙屯泗州 上聞遣人賂彭越令縱郭得脫
率所部來就 上滁州 上奉爲滁陽王稟其節制
十月元丞相脫脫計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

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發兵使者告六
合圍急 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豈可
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王乃
遣 上行亦合禱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
爲遂帥師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
矢中左股 上至乃與耿再成據瓦梁壘爲六合聲
援元兵急攻之壘垂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且復元
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元兵大至將攻滁 上欲
還救滁恐元兵衆之乃以計給元將倉猝列隊出元
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
鼓譟出來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 上威名
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 上飲而陰置毒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卽指之往二子
喜謂隨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仰視天若有所語
者卽回馬恚言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耶二子
問故 上曰適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
殺我二子大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遠趨
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自此不敢萌異志云有方

士號鑑寇道人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平 上問之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岳俱附日月麗天州骨入鬚音吐洪暢貴不可言但滯氣未散符神未煥發即受命日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以城中乏根欲議所往王召 上問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置和陽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 上曰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水垂誓左袒伴爲元兵以四寨駝載資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宜犒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號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取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等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總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散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

從之遂入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陽王謂天祐衆已陷沒王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中守備單弱上令闔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此令滕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置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救敗卒仍規取和陽再成等敗兵聞 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入城撫定之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率所部聽命其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爲異 上與天祐等分覺和陽城計城廣窄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事城完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

擊却之時元太子亮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屯高聖新塢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衆出城皆擊奔之元兵衆 上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途在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之糧車所部就食和州求入城寄居數月滁陽王舊與德崖有却聞之怒自滁來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衆先登德崖後 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爲王所執上聞欲逐德崖軍忿怒亦留 上爲質德崖常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 上被留大恐遣徐達等數人往易 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上還王釋德崖去徐達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驚悸瘵疾三月卒 上衍統其軍時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亡何稱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陽諸將衆議兵勢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帥乃推張天祐往受宋命宋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人耶却不受郭某天祐愛之亡何與元兵戰俱敗歿上獨領和陽兵然亦進藉韓林兒聲援文檄用龍

風紀年 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思無舟楫適巢人廖永安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若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窺聞 上威名欲內附遣使以書納款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喜曰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天贊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敵險元中丞覺子海牙集樓船塞馬陽河口爲梗又衆中有趙普勝者欲與巢永安等密謀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舉衆謀脫歸以大衆賜取之乃聲言歸發和陽兵攻元師遂以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水若兵共攻營子海牙大敗之敵兵退普勝不敢齒然湖口水漲舟未得入江會大雨水漲遂發舟至尋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橋下比至懸餘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江徙 上直趨和陽於是舟楫且備軍威大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論曰 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且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耶故畧定運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其施爲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算蓋卽兵家先取後堅之術也其與遊兵四畧志在于

女玉帛者豈可同日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蚊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尤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且其何以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豈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越之劫郭亦屢窘我 聖祖屢計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之滁陽奉爲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款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後駐滁州從和陽久屢未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獨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舻齊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采石者乃拊背遇春背曰軍中皆推衛勇畧勉之遇春荷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却遂拔采

石磯乘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營采石時合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文及入城卽揭榜通衛士卒皆愕然有一卒違令入民家卽斬以徇軍中無敢剽掠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執親謂衆曰龍安風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沸騰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卒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贊明公也 上嘉納之厚遇安俾預審議置太平與國異元帥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茶幕府事仍用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陳也先與營于海牙日窺伺上用吳昇計藉鄉兵令居民蓄積首徒入城旣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設伏裏城橋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逸出且後也先攻城見有黃

雲軍城上驚退去爲伏兵所擒 上釋而用之使帥
兵攻臺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分道取
溧陽溧水句容蕪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既誅其子
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擁丹師結寨朱石
相椅角箭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
時將士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攜米石南
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分
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有兵擣之且縱
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
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圍金陵 上率諸軍水
陸並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
擇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懼 上令
是夕皆入宿衛環 上寢悉扃去舊人獨留馮國用
侍卧榻側 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
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
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就進遂破之元尚臺御史
大夫福壽力戰歿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食禮
葬之乃召官屬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
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
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

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相慶慰
得兵民五十餘萬改其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
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
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
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縱軍士剽掠者赦其
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爲大將軍
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
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之者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
江逼其城俞通海西破牌灣秦城中間之大恐守臣
平章定定逃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
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六月以華高爲秦
淮翼元帥與鄧愈等徇廣德廣德守臣陳兵城外以
待高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麾衆奮擊大破
之元兵敗入城高率衆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糧數
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
以李善長爲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分曹任事
遂置前後左右中翼五元帥府以張瑄華雲龍唐勝
宗隆仲享鄧愈陳兆先王玉陳本等爲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

有起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甸

與漢高之起豐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比狗梁

宋我 聖祖開拓南取金陵則勢有所不同耳羸秦

世載其害天下欲亟亡之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

內元綱解紐羣雄並爭民所憂顧不先于元故先芟

羣雄而後比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南北之異趨也

况當時福通據穎亳天完擾荆楚士誠擅吳會而金

陵形勝之都羣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 皇明

者乎益自定西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

知矣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八

鴻猷錄卷二

高併

延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破

國元將賈魯欲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

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智勇絕倫 上首得

達專任之既乃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

元帥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有為乃白郭元帥欲

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章華雲龍鄭遇春郭

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

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馬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水皆

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為義兵長保鄉曲至

是來謁 上奇之曰爾破賊其儒生即因問計國用

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馬

然後命將四征討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

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置幕下掌書記嘗從容語之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皆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爲要務協和諸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鬱寡言笑勇畧過人週亂聚衆保紇里間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謁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之七月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如飛馳驟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以爲帳前先锋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拜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遠茅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來見 上上悉留置麾下未 上駐和陽虹縣鄒愈

火魁偉有大志勇畧自負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衆服其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寵遇之然聚事剽掠無遠尚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卧田間夢金甲神人蹶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 上壯之用爲前鋒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賊廖永安與其弟末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余世傑合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圍 上駐師和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爲梗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賊全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收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

甚厚令預密議以李育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颯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公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遂用其計藉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瑛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鄉里間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輔授管軍萬戶上旣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得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旣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三千人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任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末在軍中卽遣歸報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破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破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效命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亮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鄧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冬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瑛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典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谿胡大海薦和州人王宗顯宗顯水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

璜王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親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浣徐原爲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曰予用英豪有如饒滿瑗對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慶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急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慶州策大海用其言破慶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其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爲江湖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度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錫管紹興行

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爲棄官歸青田集衆保鄉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畫江爲勾踐之業基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上征浙東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通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遂決計赴金陵初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皆嘉納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乃留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僉爲管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發政哀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先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鄒愈往納之于先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倭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首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便從征八月上親

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曾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
傅友德身奪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喜之敗歸明
王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上
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才即
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詭友諒將胡廷瑞守
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上初有難意
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
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海袁
州守將殿曾村黃彬餘千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
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
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
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
良臣江淮行省察政兼江淮行省平章申辰春上
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
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
雖克之勞費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
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蹶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
之恐彼必死鬪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帥殺其後知
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
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于簡

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
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壓武昌者雖非吾意然
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汝等勿以吾不
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令陳詭古人之書聽
其論議以資智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哈謙命製
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復
以導人盜帑歲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丁
未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話局以宋濂等
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
勉學以待科舉戊申春上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
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
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
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
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罷歸戶口
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
境息民下詔引寶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
加賞賚上遣徐達等比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
元守將平章邵雲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魏縣皆下雲
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復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九

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
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道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
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本何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
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先武
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
劉基謀不下于房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
若徐達之勳德才望終始純懿大出韓信之右至常
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
可與信匹而不難于懸布彭越之功者豈非大錫智
勇以贊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狃于馬
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先武流
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一子陵不屆就
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王而溺于詞賦狃於
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藥末之間焉我 聖祖以
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
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
以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啟有非老
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冕縉者所能彷彿其萬

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
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
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烈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
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
福壽獨據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
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
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舍禮葬之戊戌春
命廖永安余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余世
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 國朝以忠成事者世
傑為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未義侯配享 太廟
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曾勝戰沒于陣延
玉自巢湖來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魏
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
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逼授永
安光祿大夫後又遣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末安卒
于吳 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
廟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

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德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懸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君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實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邵氏一子甫三歲抱囑侍兒孫氏曰夫必死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喜保此兒遂赴水成孫氏救邵氏屍篋之抱兒出交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探進寶鬚唱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厚養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從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于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友諒寇金陵 上禦之龍江之捷張德勝戰歿 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壬寅二月 叅政胡大海守金華苗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殺大海廬州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藝人如喪考

妣再成亦大海之亞 上聞二臣歿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趙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 太廟仍塑像于功臣廟癸卯夏陳友諒寇南昌宋文正率趙德勝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弩射之中腰膠板出之折臂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屢傷矢石無若此甚者豈非命耶丈夫必無難所恨不能從主上清中原坐名竹帛耳遂卒 上聞大恻時追念之後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又追封成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詩圭高陽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侯并葉琛立廟豫章祀之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瀆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賦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歿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會即破十餘劍死首已墮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成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賈京兆侯陳

兆先親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即濟陽侯張志惟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杲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郗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典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善春男鄭勇隨縣男克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月命胡深等討福建陳宥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宥定併力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頭為宥定所執不屈被殺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望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外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歿命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蓋往守安慶余

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褒既往所以勸將來也然

胡大海趙德勝重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求遠忿而快褊心亦難矣况能藉其盡力於彼而忘其肆毒於我耶古惟漢高帝斬一丁公至雍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雖聖而所封其子比干非管輅已為敵者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至公無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於其內也其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太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樂城韓山童為王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乃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說稱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為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紅巾為識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碓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先州息州衆至千餘萬歲乙未二月乃自碓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

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毋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宮闕然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滁陽王鄧子興卒宋遣人至和陽招諸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祐往受命福通遣天祐還檄滁陽王子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我太祖爲左副元帥上勅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後以諸將議欲藉爲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後郭某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上併統其軍十一月元將谷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劉福通以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豐丙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漏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得潼關以河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以兵復之李武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南地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

會谷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後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魏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待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亂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卽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夾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博濟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博濟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博濟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請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在援益都博濟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雷代元乃以昂雷代領其衆未幾復命博濟守河間之長蘆博濟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博濟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

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曰必報國耳技劍督戰莫文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次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放李喜喜趨關中其勢大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比徇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華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謀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梅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內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壹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於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爲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久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亦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環戰必福

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某軍大同諸驍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任汪長生奴諾將兵討李喜喜于華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真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鴈門代觀遂接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視自勒兵屯閭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權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于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却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福通遣周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周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藤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

大同典和中都諸罷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
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
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道司農都事樂元臣
招諭豐豐殺之禍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
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惠齊辛丑七月元
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出邯鄲過磁
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兵遂復
東昌兗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關思孝等會關
保虎林亦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
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
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
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察罕復東卒遂以豐爲前
鋒進攻宋濠州守將俞寶隆又攻宋濟寧劉珪亦來
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畧
泰安逼益陽比徇濟陽章丘中橋瀕海髒邑自將大
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
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且諸道並進宋守將陳揆頭
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
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
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止之不聽又請以

力士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間之乃從
輕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爲士誠所殺
豐與士誠入益都計開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
民莫不哀慟元恤典極優差贈官追封穎川魏王以
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
都益患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
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棗元將關保邀吉大破
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
還走安魯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道入遂拔其城執
陳揆頭等二百人獻于元後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
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首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
李喜善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忠
齊田豐破數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于
福通大窘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
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
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二月 上至安魯擊
呂珍大破之珍棄城走 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
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韓林兒劉基從後陽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

在上 上意情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午十二月韓林兒殞於建康先是 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今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直至是林兒殞始改明年爲吳元年云

論曰韓林兒在宋猶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益子耳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身爲標藉之號召天下意事成已除之無難不成名將有所歸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大抵皆然弟福通舉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旣亂則豪傑起而制平之所謂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爲亂階是欲驅椎席之民而爲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莫能成大業而胎子孫之慶者乎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益謂此也然則福通者蓋將爲我 聖祖先驅定中原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 聖祖之開創於宋無所毫髮藉抵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祭邪以前惟南剪羣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謂之間故弗與爭雄且否則中原形勝之地豈在所後耶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

卽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成而卒能脫林兒於虎口以全歸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其意豈欲遽背之哉林兒不從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恐震高之於義帝先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各據土宇方谷環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弟別置規取其諸罷邑在羣雄之間元守將據守未下者分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湯和率兵取鎮江四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取宣州丁酉復取泗州復取泗州四月命胡大海丁德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者餘皆宥不罪宣州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盩厔先是 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盩厔國矣亮祖復以盩厔叛爲元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以城降盩厔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州等處乃命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午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

江浙參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廬流入杭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叛將李才等衆拔靡大海入城與完分門拒守復大破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來降乃卽徽州立雄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徇開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違戰却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繆美禦之出三門轉賊連提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來薄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衆推萬戶謝成勇成卽率壯士數百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出乘之遂覆敗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鄧愈取嚴州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堂敗元院判阿魯及于萬年衛又敗元苗軍于昌化於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微有却上批示都事郭彥仁使諭解之又嘗散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西城元守將鉄木兒不花出戰自且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獲其城鐵木兒不花戰死遂徇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

衢州元守將嚴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谿州十一月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建康親督楊瑒等率兵十萬以取再成爲先鋒金朝典統奇兵某成駐杭州某亭山爲應援由雲至蘭谿得儒士王宗顯使探尋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可取狀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孫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上命胡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某等追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絕城山諸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王師入元守臣僧住焚之 上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與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始聞弦誦之聲蓋越既定 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反覆數百言詞極懇切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六月 上自寧越還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兵克潛山 上在寧越時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之險過賊衝謀取處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守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真陳安等屯據諸險院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元士卒

無鬪志有米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 上卽出師與再成合兵攻之巖嶺最險隘縲美率敢死士先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阪二砦諸險皆失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寧遂克處州遣使諭胡深深來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得草盜葉球劉基宋濂薦于 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敗兵復攻陷慶元時曾封知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必之耿再成率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兵宜孫走竹口戰必再成遂領慶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勸農興學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嗣件請大海至八詠樓觀琴刺殺之并殺其子關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于德濟聞難奔計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卽率兵馳至賊棄城走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振恩義素孚于民嘗自言已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二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入見其兩目燁燁有火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先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慶州降苗將李祐之賀仁德與

英密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道童孫奕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奕亦善撫其民奕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罵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不能制會劉基至穀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壁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絢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卯七月 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遂安後死于方谷那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全是處州不寧 上復以溢為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命章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 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廬州拔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戴之遂脩城濠為守禦備丁未九月 上以張士誠既平別遣將伐方谷琛陳有定乃以胡美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從征 上諭美曰

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
戴德者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
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
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二人犯
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
不成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
城邑擇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甲等
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觀度關閩中大震遂下
先澤縣會湯和吳禎擒方谷珮 上遂命和等率舟
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 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
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
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卽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
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禎亦進兵薄福
州圍其東西兩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朵
耳夾之 上欲命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持不
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
之比征是違信也 上初不憚旣而從溢言以昔嘗
叛者克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
守臣達里麻陳子奇集傑佐日聞明兵驍勇自入杉

關諸鏖毛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
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
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
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次日總管也先
亦請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請已欲屠其城文輝
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可
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
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途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
皆降附還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
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
花亦迭里彌實欲禦之而郡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
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
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義
不忍降所不負國者惟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劄
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自刺殺旣絕尚執刀
按膝坐如生麗民哭聲震地相與殮葬之會湯和等
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罷縣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
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參政蔡哲爲福建行
省蔡政臨行 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復諄切哲
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稱亂者莫強於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球陳有定此外皆元臣為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鉄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彌實數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 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球友諒假名號而懷異前者不同未可以其為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御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為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卻以 上命郭彥仁諭之既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爾已固天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諭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劍付曹彬不足道已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九
鴻猷錄卷三

高岱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湖廣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元世營千陳昇陳姓實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蕪水黃州等處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遣趙普勝陳普文項普畧兒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荊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討之不克累號百萬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為簿書操率領兵為元帥後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丁酉十月 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畧定江東諸郡又取揚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由銅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應之師抵城下攻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魏壽徐天雄等亡何友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擊大敗之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

友諒陷元安慶元守臣余闕久之夏四月友諒又陷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勝自縱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十一月陷元汀州己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柵江口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等攻安慶自無爲登陸至浮山砦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落山界沙河遇友諒僞寨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僉俞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迥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陸興欽徙都 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卽閉城門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師東下聲言援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

九華山待之友諒果自率衆猝至伏兵大敗之俘斬二萬餘級擒二千餘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令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德甚不能戰城遂陷雲與知府許瑋皆歿之友諒既陷太平忌其將趙普勝強盛誘殺之令別將守安慶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旣得太平亟謀僭號位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槌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歿令軍中途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臺臣立江岸草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水一戰戰不勝卽走未晚 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王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意

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 上曰不可太平
吾所親築城濠塹深固賊前乘漲以舟泊乘城乃為
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頓兵堅
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
自將禦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縱我我
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
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
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
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
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今作書遣使給友諒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給
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
關舊嘗事友諒遣令賞書柱必信來無疑 上以其
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 上曰
遲則二虜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
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關者乘小舸徑至友
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關者曰見守
江東橋間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道還謂曰歸語
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關者諾歸具以告 上曰
此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

比日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逃歸者言友諒聞新河口
路 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
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
命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
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
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
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
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瑄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
舟入友諒以舟不得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
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呼老康又無應者悟
茂才使謬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
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未紫茸甲張蓋
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蓋欲飲戰 上曰天
且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
忽風起西北湏臾大雨如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
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 上
命發金鼓鼓大震乃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
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大
敗僅以身免衆潰趨丹徇潮退丹膠淺殺溺者無
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

降故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上咲曰彼愚至此可唾也令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追至采石大戰廖未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羣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方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於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 上卽命徐達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仲守之前所追胡大海擣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大潰克其城攻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樞密同簽守之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城走龍江 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違道宜誅之常遇春等力救 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遂賜弓絃令自縊而擢用其子弟辛卯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據草牟鎮以遏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歿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于東津橋遂復玉山抵信州

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德濟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孖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孖文忠文忠令漢二孖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弟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上命三人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爲嚮導八月上怒友諒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誘殺張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爲不滅不止爾等勦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爲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擣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悉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管卽迎降師距江州五里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單妻子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哀州歐普祥餘于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魯萬中等皆遣使納款

胡美使來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 上有難
色劉基從後踴 上所坐胡床 上悟許從所請賜
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
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等處
贛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
將鄧克明據撫州伴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
夜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初友諒走武昌徐
達追至夏陽 上命達回守江州亡何召達還建康
至中道得令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
聲達還友諒兵已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
人獲其眷屬十月命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遂
幸南昌胡美率衆迎謁 上以葉琛如南昌府王溥
吳宏歐晉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鄧愈旣定撫州率
衆來會 上於南昌十一月 上自江州還建康命
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寅三月
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久之時
鄧愈駐師南昌倉猝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
之趙德勝攻城爲礮火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
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
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

都督朱文正統趙德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
號八陣指揮者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
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時江西諸郡雖附
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州三郡叛趙德
勝引兵往討會守臣曾萬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
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 上與諸將
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
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
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曰友諒剽而輕
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空國
來救是吾疲于二寇也遂決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
諒忿其疆土日覺大作舟艦自帥兵號六十萬圍南
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
息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
愈等皆諸將必守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
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者甚衆城中李繼先牛海
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出戰
賊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射之一發而斃五月友
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銃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招擒
其副樞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臨

江吉安二罷吉安守臣曾萬中夙之友諒以所俘御城下文正等不為勳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贊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俟至暮見無降意縛約降卒于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達建康時上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瑛于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歿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 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 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出鄱陽逆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

前鋒一巨舟賊歿者千五百餘人 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戊子 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監舟大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之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稍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來援舟集水湧 上舟乃得脫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歿傷退去會日暮 上鳴鉦集諸將申約東明日巳丑 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多退縮 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上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火攻不可 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置火藥其中至曠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罕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眾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 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 上易舟 上亟入他舟舊

所御舟以礮碎屢末忠俞通海汪興祖隨庸以六舟
 深入敵陣搏擊之敵艦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
 見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翻然而出諸
 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
 末忠等還見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
 我師已先至罍子口橫截湖西邀其歸路友諒不得
 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貽友諒曰方今天下之勢
 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
 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
 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失
 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蕪黃漢沔
 因舉隆興江西別郡卷為我有今又不悔乃復啟兵
 端既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任殘其兵將損
 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
 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
 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
 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溢舟難迴旋莫若入江據上流
 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湖口期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

江駐南湖菁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
 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十
 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
 上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
 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
 歿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張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
 勸 上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 上心憂建康恐張
 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
 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
 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八事臣三十餘人又
 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將寇
 南昌時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
 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
 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
 是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
 乘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
 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
 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惟友諒最
 強盛既敗滅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

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帝武昌 上經理建
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吳復率諸將親征之十月至武
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懸舟為長寨以
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
將攻武昌甲辰正月 上即吳王位二月以武昌又
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關
城中敵據之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先登
即奮勇直上酋中一矢鏃出腦後腦下復中一矢不
爲沮竟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禦獨馳入
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見牙將郭英從傍來疾呼
郭曰爲吾殺賊郭英持樂躍馬至奮臂一呼陳應手
墮 上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
敵岳州守將號髮張者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嬰山
上遣兵擊敗之擒髮張悉俘其衆 上遣將羅復
仁入城諭降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
降陳氏將勇魯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
軍門降 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安堵城
中大饑困 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
瑄徐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晉才
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晉才過徐理

適高麗江西行者以友諒鍍金床進 上謂侍臣曰
此何異孟昶七官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
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上還建康僞漢將熊天
瑞尚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據永豐鄧愈調兵
攻討八月 上命常遇春率陸仲亨等往與鄧愈等
合兵討之九月又命徐達及楊璟等進攻江陵分遣
唐勝宗等徇長沙沅陵醴陵傅友德徇夷陵皆平之
惟天瑞據贛州仲廉據永豐未下 上遣汪廣洋參
常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能天瑞因
守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速但恐城破之日殺傷
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
則可爲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子孫昌盛此可爲法業者都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
降其兵至今皆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爲吾民我前
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
民何益於國廣洋至遇春軍諭 上旨遇春乃緩師
立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出降贛州平南安南雒韶
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
敵然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
軍以隆我國家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

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望焉徐達遣兵取寶慶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鵬皆擊斬之湯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荆襄以禦北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論曰元末羣雄共起與我 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勦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標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躋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阻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奪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于先後之機我 聖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齒者乃先自相仇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董文皆非戡定之才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寨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聖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擣根

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器小而志驕性情而多忌拔一太平還欄大就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容一趙嘗勝其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苗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旣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章豈足以測聖心哉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援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之所能禦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

鴻猷錄卷四

高岱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初為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私鹽並緣為姦利輕財好施與以救衆心元至正癸巳夏五月士誠見新黃汝潁間兵起聚衆攻陷泰州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僕哲魯守高郵出李齊守覺社胡會數賊乘間呼噪入掠城中僕哲魯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卽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搗賞詔諭之不納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拜刑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兒孫搗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爾禦之兵潰元命江刺參政佛家奴會兵討之士誠進陷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阿魯魯兵寧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

元師進圍高郵士誠引兵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戰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說削爵去士誠仁命復集衆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蘇州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毘陵上營遣使詣士誠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久之上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八月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漸憑陵遣徐達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士德走陸馬遂被擒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筆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將湯某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來退師上復書數其開臺罪命歸我帥臣將校許領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兵來戰徐達破圍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裏實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球入城助守丁酉春我師克常州立遇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

和守之先是張士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謙帖睦爾遁于章左各納失里戰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寶慶土官楊完者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叅政至是元命完者引苗衆入江浙破士誠兵復杭州達謙帖睦爾還守之完者遂駐兵于浙多肆殘掠民其苦之上命耿炳文劉成等率兵攻長興士誠遣吳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炳文等敗之追至城內門打虎走遂克長興擒其將李福安各失營等獲戰船二百餘艘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來降炳文用儒士溫祥卿策分兵據守要隘上乃攻長興爲長安州立永興翌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守之亡何士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率衆入寇屯上新橋炳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興者四年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六月命常紀分院判官趙繼祖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泰望山拒之總管王忽雷奮先力戰會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門拔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東南要

衝擢吳良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賴輔守良兄弟備禦甚嚴士誠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士誠累敗勢日蹙攻元嘉興杭州等路又爲苗帥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謙帖睦爾就招安達謙帖睦爾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之乃遣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三公達謙帖睦爾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專也完者力爲之請達謙帖睦爾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竹完者意遂承制授士誠大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授同知樞密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士誠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謙帖睦爾功加大尉戊戌正月上命廖永安俞通海秦世傑等攻江陰之石碑海寇其帥樂瑞與士誠將朱錠等合兵拒戰秦世傑躍馬陷陣賊外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卒三百人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又敗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完者先以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爲所害降于元然苗軍食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不能制陰與士誠高完者殺之苗衆潰散其部將員成將英劉震帥其衆來詣李文忠請降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睦爾爲所隔又以兵迫奉嘉興紹興皆據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邵榮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經必斷其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俟城中食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師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瑄與戰兵敗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過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上命國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遂城

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肩矢石屢敗之又破擊其舟溺於無數士誠以效騎遁去上聞甚嘉獎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瑄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珠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鄧愈引兵畧浙西臨安大破士誠兵於閔林寨二月士誠引兵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鳩迎戰大破之士誠又寇江陰緣鱣敵江而至其將蘇同僉建牙君山指揮爲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計取之有頃敵陣于江孺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躡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奪氣還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亦不敢浙江上矣上後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爲詩文美之四

月士誠遣其將呼羅張逸常州吳復禦于高橋擊敗
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天浪灘李文忠遣何世明
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
州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十軍張士
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
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
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
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
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
窘乏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
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谷珎具舟士誠恐
谷珎掠取其糧谷珎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即
奉詔達讖帖睦爾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運糧一十一
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
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
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賢聚自三路入援敵衆
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下瞰
城中運土石填濠塹以火船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書
夜應敵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
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

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蔣英劉震叛刺殺
胡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叛殺耿再
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珎率兵十餘萬圍諸暨
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
邇桐廬賊境衝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
兵貴虛聲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
已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
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珎欲退五里下營以
待夾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帥兵來援有
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
夜半命軍士飽食金鼓鉦砲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
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追擊敗之屍橫滿野
其先鋒半渡河溺死者無算片甲不遺癸卯三月士
誠遣呂珎率衆二十萬圍剡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使
問道來求援珎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上
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環大敗廬州賊左君弼遣兵
助珎上亦擊敗之環與君弼皆走元將竹昌忻都
乘間入安豐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買
易上聞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又命李慶庚
往節制其軍遣再興回再興懼遂執慶庚以諸暨叛

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里並五指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濠塹具備上聞諸暨叛卽遣使來議別築城守討使至城已完上大畧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癸卯上欲伐陳友諒援南昌申飭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備禦至鄱陽湖旣戰亟遣徐達還守建康蓋備吳云八月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賜元守臣達誠帖睦爾爲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達誠帖睦爾久擁虛位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函數達議罪矢勒命自陳老疾避位去賜將佐爲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函達議帖睦爾于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賜普花帖木兒爲請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卽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又賜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誠帖睦爾聞之曰

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兵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暨之新城構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過我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先鋒于十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富之再戰再捷旣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命張彬出兵浦江以爲聲援自出嚴州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賊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以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

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英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八百餘疋輜重鎧甲如山捷聞 上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羣臣曰我朝豈爲無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達征莊浪失律部將多誅達獨械繫德濟赴京 上猶以救諸暨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德敗我擒史椿以諶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事泄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爲我師所窘敗又委政于弟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二人者皆諂佞檢邪事蒙蔽故其國

事日非 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 上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秦州張士誠恐失秦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許今觀望不即泝流而上其爲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秦州秦州既克此自瓦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秦州十一月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秦州丙午正月士誠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駛沙汭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火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 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在鎮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致崇教化興

舉學校脩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上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薨後屢爲人據後爲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齊據之上命李善長爲書招齊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齊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進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齊降上乃空濠州省陵墓安諸父老善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庚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勸時已遙封楚國公後命配享太廟仍望像功臣廟八月上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謂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爲

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劫奪寇攘而已友諒已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賴諸將之力連歲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羣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爲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石清逆戰破擒之九月薛顯分兵取德清趨崑山與敵兵屢戰大破之遂攻其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吳兵吳兵相視笑時覺其息急擊之隳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塞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師之背屯于舊館常遇春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其將徐義帥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以舟師前奮擊焚其船敵衆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瑛等以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躍起丈餘瑛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令俱敗降諸將以呂瑛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麒舉城降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明遣員對郎方彞先詣師納款文

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彘曰天
兵如雷霆當者盡粉此城百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
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
引入附內今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籍土地
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將英出降文忠入宿城
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卽磔以徇杭州遂平葉
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
會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
等擊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
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嵩
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鏡于其上又設
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
所出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
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脯敵將陳仁等以大
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聞之皆
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以手書慰
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成周
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
肇啟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沈
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患雖古蒙

櫛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誠慮
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
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達得書頌首流涕三月達檄俞通海兵會及姑蘇通
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橋其營中流矢
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 上幸其第
視病病已革 上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
不能語 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
欲突圍出窺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
春覺嚴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背曰
爾以猛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乎弼卽揮雙刀馳鐵
騎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
甚衆士誠馬驚墜水幾被獲輿入城勢益窮蹙無錫
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
士誠所我師遷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
齎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優其彼此所遺書盡得
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乏甚督兵急擊之或曰
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臍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
士誠及其偏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
達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

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卧丹中不食比至 上
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上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
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 上召見降
勅褒獎慰勞之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慮惟慮與
吳富時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
才畧大非友諒匹也友諒雖淺疎常有虎視中原鯨
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懾士誠
直自守虜耳撫吳會之富悅跨淮南之雄勁顧備備
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圖者哉
觀我 聖祖鄱陽一戰亟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
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為驅蹙武昌計而亟班師東下
者蓋拳拳以根本為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
嘗頃刻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時如
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
湯和董善於守禦我 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
然兵家之策不當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
與達識帖睦迺往復爭求王爵此駘孺子之見也會
是而可以成大事乎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大
一統之業故拳奸雄之魄而拂亂其所為如此不然

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
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揣二虜曰友諒割而
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
算非 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
孤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
不受卿壘輿視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
士哉

平方谷琬

谷琬一名國珣浙東台州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
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琬漸驕橫壬辰春元
以奉不華為台州路達魯花赤相諭之谷琬降亡何
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琬疑懼遂
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以叛泰不華發兵扼澄江達
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來歸谷琬不聽拘大用不
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山泰不
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壇要令守海隅賊反覆不能
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功不克吾
死以報國谷琬使其黨陳仲達來偽受命泰不華張
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將與谷琬舟遇呼仲達語仲達
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縛賊船所格

殺五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過谷琛船奉不華瞋目叱之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樂刺之中項死事聞元贈奉不華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琛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或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谷里失里招諭谷琛請降然心猶豫不决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調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谷琛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琛徽州路治中弟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命之官谷琛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谷琛遂執元元帥也或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谷琛爲海道漕運萬戶谷璋爲衢州路總管自是谷琛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羸靡之不問谷琛仍叛遂據溫台慶元等路戊戌 上旣取金衢寧婺郡遣典籤劉辰使谷琛招諭之谷琛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下婺州料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

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己亥三月家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爲質 上曰自古處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不固變爲交質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爲哉乃厚賜遣還之谷琛又以金玉飾馬鞍爲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穀粟布帛琛玩非所好也却還之辰初至谷琛所谷琛飾二姬貽之辰却不受谷琛慚而退冬十二月元復以谷琛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琛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又以谷琛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琛谷瑛及谷琛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谷琛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谷琛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意 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琛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 上以書責其懷詐及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琛方據明州 上旣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之禎引舟

師乘潮入曹娥江夷爛逼道出其不意抵車廐會降
卒言谷琰已遁入海島頑勒兵尾追之上又命朱
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琰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
遣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守臣湯盤以破
降丁酉向台州谷琰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
谷琰奔黃巖谷瑛勸欲遁去會谷琰入慶元治兵爲
城守計使人謂谷瑛堅守勿去谷瑛遂據黃巖乘城
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叛去者亮祖等攻之瑛度
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妻子出興善門走留其黨哈
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撫定之遂徇下
仙居等縣谷瑛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進至溫州陳于
城南七里谷琰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敗之破
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
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
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谷琰等遁去亮祖入城撫
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
襲明善于樂清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
艦士馬湯和遣人持書招谷琰諭以朝廷威德及陳
天命所在谷琰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
師黃巖谷琰與其弟谷珉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乃

遣使送谷琰等于建康得器械舟楫以萬計浙東遂
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琰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
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
威定霸之畧特元人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
人處谷琰一事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盜已爲下
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叛復招之崇之以高
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
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貶損如是耶不惟谷琰有輕視
騎鯨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况
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諉之勢有所不能而谷琰作
孽時則汝謂斷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亂以
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耶觀劉基之言不用
則知谷琰之必不可制觀谷琰之不可制則知元祚
之必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谷琰服則待之不疑
殺則討之不赦觀其遺還質子之數言推誠布公豈
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綏世之畧乎雖然谷琰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
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爲開國之元
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平陳有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陳友諒

攻陷汀州有定起義兵高興復壬寅夏遠率衆攻友

諒汀州復之事聞元帥以有定守汀州有定漸跋扈

迫屬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畧近縣倉庫悉

入于家其官僚皆威劫之如其私屬不從令者輒誅

戮貶竄威振閩中甲辰夏 上既滅陳友諒圍贛州

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胡深為浙東

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祖取其縣邑數來入

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素將兵四

萬屯錦江逸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

率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

遇之深為具道 朝廷感德拜陳天命所在且援嘗

融歸漢故事諭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

督迫遂殺深 上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

月元以有定殺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

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

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

漳州中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

有定曰足下為秦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

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

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

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

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驅官俸為臣妾口言為

國心實私齒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

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

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唯類無遺良乃使

三千人操弓弩傳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誠之曰有

警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寨倖言華

海舟趨潮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建良節制悉兵

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管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兵

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

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

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此氣又縮城之西地

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球乃遣使招

諭之有定不從普衆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

化 上乃命湯和率衆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

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逼其西門有定勢窮蹙知不能

禦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

師和等整衆入叅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復颺和遣人械送京師有定于海聞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行執之分遣使往撫料樂將士諭勞居民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不降復率衆寇延平王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于隆猶負險自守沐英引兵來攻破之餘黨俱潰劔南平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積禎鬻其肉以祭文深云

論曰陳有定方谷琛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嬰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高我 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癘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 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悍難不能縱橫中原豈難於爲尉陀哉漢高帝滅秦廢項平定中原而尉陀熱驚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益奏虜功炎海水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于古也

輯撫兩廣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琛陳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張彬爲副將軍率武昌荆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陞辭出璟以兵向永州十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

上卽命移師自福州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陸仲亨胡通治兵額州由韶州爲犄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州城鄧祖勝出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琛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朱莫灘元叅政賀興隆戰死送克寶慶元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于湘鄉三月廖永忠朱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真初以舉義兵除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撫安撫惠二州民嶺表多歸之或勸爲尉佗自擅計斥不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所部郡縣戶口錢穀甲兵數并上其甲章遣人奉表納款永忠至東莞真

途率官屬出迎後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息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詔引寶融李勣事褒美召入朝賜金幣授江西行省叅政封東莞伯禮遇極其優厚永忠既定東莞進次虎頭門元守將盧左丞張元帥各以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胡通亦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又攻下德慶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之龍潭先是 上勅仲亨等曰已命楊瑋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賴兵由韶州直搗英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 上所詔果與永忠等師會元廣州叅政邵宗愚既納款猶懷疑貳擁兵衆不下永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于廣州市新會黃衫河源曹文昌復聚衆作亂南海人麥康祖以壓巷術益盡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檄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州萬州黎夷洞王未服其後耿天璧擊破之又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楊瑋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衆繼之遂克永州元守將鄧祖勝飲藥死其

叅政張子賢元帥鄧思誠猶卷戰兵敗被執百戶吳景諸瑋降瑋以丁玉守永州自引兵向靖江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既平引兵由肇慶浙江 上抵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遂逼藤州元吏部尚書張翔曾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聞王師至藤州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曾顏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死永忠亮祖駐師藤州於是潯鬱林容州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楊瑋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瑋屯北門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大振初 上勅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音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遠在南方破裂割據民患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斷其聲援無有不下者廣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猶海州郡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守仍與楊瑋會兵取廣西肅

清南服在此一舉至是一如 上言諸將圍靖江已二旬瓊諭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開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開口關殺守堤兵其水隘環部將胡海獲元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使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爲內應榮射書達瓊營約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親城出見瓊備言儲積匱乏人無關志有可取狀瓊乃給皮帽百餘爲織使歸約以四更攻寶賢門入瓊命吳永寧先登朔海次之自八角亭梯墻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開門出走瓊遣兵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兵入張彬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爲守者所誦恚曰城破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陳輸帖木兒會化董丑趙世傑皆自殺論入城功以胡海爲首瓊送也兒吉尼至京師遣兵徇郴州下之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賞印赴軍門降永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恭政張那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直守之遣耿天璧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

遣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遂取賓州阿思蘭知不可爲遣僧保以象州降籍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論曰平嶺南功屢永忠朱亮祖楊瓊陸仲亨爲多也朱屢旣平嶺東復會瓊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故成功之易耳觀張彬志詭已者岳欲屠城及城下終不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奉拳以不殺戒諸將固諸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吊代之仁也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道進兵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卒致成功不真毫髮此其聖智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哲用兵之畧可謂並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息民保境又能識 真主順天命卒之備極榮寵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鄒祖勝賀興隆張翔曾顏帖木兒元隆董丑趙世傑董皆知元命已訖聲援已絕非有祿爵之與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高報其主雖有逆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一
鴻猷錄卷五

高位

北伐中原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獎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財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將以爲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干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谷琛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由淮入河北向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

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絕遇敵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寇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雄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傅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命遂出師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
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
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
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淪潰甚矣夫
人君者斯民之宗王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
世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
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
厭其德而棄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
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
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
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
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
中國祖宗之姓及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
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
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
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

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邵皆入版圖奄及南
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
我中原之民久無所至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
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孽家北走陷溺尤深故
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纖毫之犯歸
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
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
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
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瑒
經畧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
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
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
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魯顏不花捍城
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
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
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
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會院等以城降
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所過

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慕
 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
 曲阜蘇尹希舉鄒縣王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
 皆降又率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與祖入城
 撫定之洪武元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
 榮甫死之據廓帖木兒退保晉寧關與稍高合兵拒
 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五里合軍填濠壘進元守
 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華雲龍守棣州遂引
 師西沂黃河至陳州左君翺歸附導師向汴梁父老
 壹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走乃徇河
 南洛陽等處 上別命鄧愈師襄陽安陸景陵等處
 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
 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
 戰洛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
 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
 亮康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
 散卒奔陝州大軍進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
 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元將詹同兵會達軍于城
 北元守將李克葵出走梁王阿魯溫出降河南平乘
 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遂破潼關入之達

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峻青仙人等山寨降元將濟
 恭兒牛參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守
 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
 之不從至是城破敵執 上釋而用之戊申五月車
 駕幸大梁以大梁為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
 府以陳德署府事留徇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廣師
 旋 上命為河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馮宗異 上
 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
 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
 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師道如穴
 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候
 大軍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秦人自
 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文
 輝率兵駭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瑄
 等將兵至號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
 登封諸砦皆平元守將李克葵棄河南奔陝入關
 依李思齊七月 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率
 諸將自陳橋入陛辭 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
 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晉除禍亂
 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

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忘
无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
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湯毋殺人必使民安
其業九元之宗威若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
不奉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 上乃還京
命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
撤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于東昌降
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追及
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
周濟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王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
臨清獲元將李實臣等用爲嚮導遂又撤諸將各率
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時諸將駐濟寧又知府方克
勳響應爲糧極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洩勒取五千夫
濬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
克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
遁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
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即衆禦海口壘風
大潰進至河西務元平章俺魯兒只進巴迎敵達
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

陳勝討平之郤愈在河南 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
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
光山諸郡縣及洪山關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誠
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
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
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爲
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况
不殺之訓所以節戒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雖
湯武訓詞未見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吊民伐罪
之師豈有毫髮愧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兵不留
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况汴京一幸足以保中原之
心而命馮勝駐汴梁留郤愈駐襄鄧分布遺制皆有
微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英雄之畧豈淺識之士
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
夢之卻雖一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于
古也吁此其所以爲獨票全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
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

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一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華雲龍等俱以師會元王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北避兵扈明名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上出元王嘆曰宮禁深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微欽噲壁事耶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由居庸關比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尹堅衝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嚼刃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將填濠登城入達入城生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准王

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達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蒲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元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王今其宦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不過是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藉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任恥出見欲自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給其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敏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遂往見達後任 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與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會常遇春于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來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員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

件勇趨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連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禱永平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檄

論曰我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雖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亡餘孽猶能跳梁踰關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帥衆以禦北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爲羣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城之下未聞有建牙開闢旗鼓相當而遂一戰之能者真所謂博沙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遠哉吁人謀之不臧蓋卽天命之不佑也雖然師直爲壯曲爲老中國之非

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爲竊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真正既出彼亦何詞蓋心慙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若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至於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耶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畧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 上命遠留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十月 上命馮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 上俱命爲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由懷慶徇太行環以兵會澤周宗異至武陟遇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十八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瑄任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斡于城破其關元守兵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文進攻

潞州及荷氏擒元右水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遂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畧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梁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山城山讖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禮札兒來侵澤州達遭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憤達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衆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元橋虛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遣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亂王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請爲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

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踐蹂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爲亟納鞞未竟既一足踰帳後得驕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棄勝克太原豁鼻馬師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真兵於是悻怍霍絳荷氏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勅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 上嘗遣河以曹論擴廓帖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 上嘉其節超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上遣勅諭諸將於大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遽定賞爲大將軍等減胡未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琛出澤州趨潞中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環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璟居和下協心同力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嫌達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

將竹負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大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遂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爲晉王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攻陝西上命達以唐茂才分所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連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至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關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蓋往救之遂由代出鳳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剽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爲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夜帥統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葺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

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至東勝葺營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各宜大道而南徇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直保河間未定西則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比有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宣大也又糧夷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擴廓帖木兒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西矣不慮羣醜西逸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遺播之餘復燕京於既失爲謀已踈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莫急于徐達之預審矣如之何其不敗耶乃達爲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勦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出者已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後孰非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參將馮宗異先渡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衆夾武功東川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曰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上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効敵足下當時不能為奈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

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當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巨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恩遠慮備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入吐蕃思齊懷疑不決及馮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復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比界河壙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憂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傷部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其將平章察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

諸衛兵進征臨洮李忠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爲臨洮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臣時守慶陽閻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倔強奔漠北者爲優嘉尉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師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爲擴廓帖木兒所誘特擴廓及賀宗哲爲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遣師趨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會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良復其小元帥張十五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馮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

州寧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遇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遣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 上竟以前所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哲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邇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已往末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絕達督諸將悉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爲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未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撓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走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畧晉寧賀宗哲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衆三萬擊敗之宗哲與其黨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襲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聚寡不

敵難與相敵然敵遠來不知慮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大將軍

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破殺嘗夜二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卧不覺巡兵擊却之溫又屢棄急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去還甘肅虜退張溫執朱祐數其醉卧罪欲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溫悟杖而釋之上聞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論長官賜友文綺帛錄溫功陞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如賀宗哲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擁衆然非我諸將敵惟擴廓最強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于也勇畧善用兵故以通播垂盡之勢猶能轉圍千里屢挫不意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矧獨隴右之克甚艱至多斬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暨其詐終運訖卒遁沙漠而不爲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 聖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

也豈非深養之耶使擴廓得從 聖祖功名不當在李傅湯節之下而甘心從夷沒爲胡鬼良可惜也雖然其矢在委身之初耳旣已受元命食元祿則元亡不死卽北從爲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玉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玉珍集鄉里壯士屯青山結柵自固未幾薛徐壽輝壽輝遣其黨倪文俊率玉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之文俊還及陳友諒殺倪文俊玉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之歲壬寅友諒弒壽輝玉珍謀討之未果乃以兵守岷關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分置守戍遂自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後玉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僞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 上旣克元都平河東定隴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及覆霄曉昇率於羣議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爲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人渡楡

夏僞平章蔡林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將總三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水援友仁乃圍城決壕填壟惡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撞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卽率軍屯益門鐘道傳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燃山上友仁見之大驚歎天壁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敢復犯興元其羅塘將莫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十人送楊璟斬之十二月上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時入寇乃親祭告郊廟伐蜀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率京衛荆襄舟師由羅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焉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顧時汪興祖等皆屬焉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

師以從時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羅塘傳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僞水相敗善等悉銳卒守羅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兩岸引鐵鎖爲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又遣兵比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進奪草屋温湯關初諸將陛辭時上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羅塘比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旣驚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思不勇耳友德受命行至是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世球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球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球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球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渡青

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
還居故業留鞏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
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楡恃
漢水爲固開造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
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
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
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單店茅岡寨又攻天門山楡
其將張元帥小張命事降其衆十餘人遂克歸州又
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羅塘關楊瑋所遣
指揮章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
府南城岸瑋與王簡進攻羅塘兵敗其所遣赤甲曰
鹽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
進兵駐師大溪口欲俟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
聞傳友德破階文搗江油乃抽羅塘精兵往援漢州
留老弱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
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
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
兵敗衆方和尅一戰可克也乃迎擊戴壽兵大敗之
遂拔漢州楡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
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破之楡斬

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夏登
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
友德捷至京師 上恐湯和等遲遲失機會乃述友
德冒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
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
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俟水退豈
不失機誤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趨夔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知
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進取初友德克文州以朱
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球誘番衆數萬
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珍復合趙元帥大兵攻
之城中空蓋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厲聲
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耶世珍攻益
急顯忠破傷衆劒力戰不能支城陷爲亂兵所殺四
月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
亮以兵開道由陸路抵羅塘從湯和師進取又令王
成引兵由興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
楊鑑率番兵一萬爲友德先鋒 上文慮襄陽兵出
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潤管
領嚴爲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至葭巖府夏守將鄒

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永忠分兵爲前後陣前軍既後卽麾後軍爲左右翼旁出擊之郗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將龔興殺蜀士馬甚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羅塘關以水峻急又蜀人所設鐵鎖飛橋巨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承青蓋天綠山伏草木中行度關人各持糗糧擊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入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亡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洎史鏊絕郗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由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未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大銅鑼映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勣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

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嚙壁與觀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戴壽向大尊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報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拜官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尊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縣至崇慶州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械送京師留指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爲兵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浚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詔羣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

果降舊儀維定之。上曰明昇與王景不同景自治國所爲奢僭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相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傳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 詔儒臣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琢非有雄才大畧能與羣雄抗衡者以我 聖祖起自東服於蜀爲遐壤友諒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 聖祖定中原清關陝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楊環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不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蓋筆禦我 聖祖得乎若傳友德之用兵誠爲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爲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濟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嚮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 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偉度前代所希觀也

